

前漢

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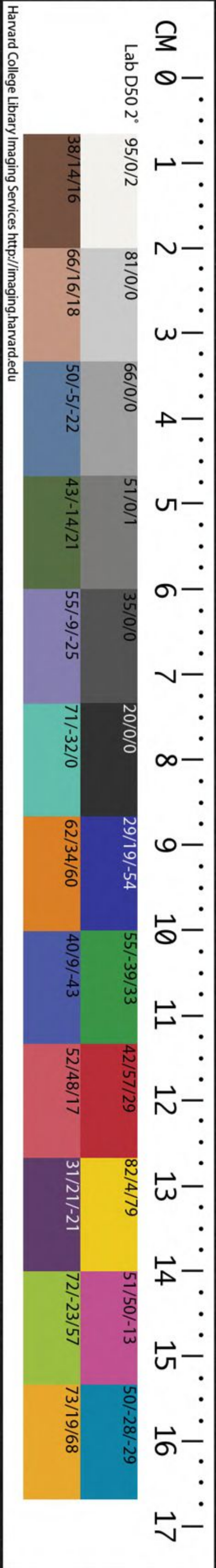
T 2455/17

3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

師古曰分嚴後以後為下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

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曰族家子也

師古曰族子也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

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

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

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觀奏

大臣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外謂天子之賓客若嚴

大臣

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

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

論上頗耕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

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概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

允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呂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下乃卒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慰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呂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諸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呂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漢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首奴人安其生自己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可舉兵將已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劊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劊髮張楫以為古翦字也

不可已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師古曰劊與翦同音說是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服也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師古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遠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習於水矰師古曰竹田曰矰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待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二百里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者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曰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曰接

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登民待賣爵贅子曰接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興轎而諭領

音共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諭領

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輿連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噴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輿轎而諭領

音共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諭領

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輿連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噴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輿轎而諭領

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輿連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噴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輿轎而諭領

之音無所依據論與踰同

挖舟而入水

師古曰挖也音宅

行數百千里夾曰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

師古曰謂松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隔反解在田儻傳

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師古曰泄吐也音宅制反屬音之欲反

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聞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開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蘇林曰塗音耿奔之介師古曰音工含反

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懼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懼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懼音直孝反

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師古曰號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爲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曰薄迫也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下甲卒

死二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

巨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巨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小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也漂音匹遙反不可巨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緣力薄材孟康曰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緣弱也言其柔弱如緣讀如木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巨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輓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晞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巨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巨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巨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巨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巨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

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墜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巨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巨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絰師古曰

曰樹植也機縷曰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微與眾也師古曰斯

析薪者與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蔬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與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依師

馬玉几師古曰馬讀曰几南面而聽斷號令

榮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

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

汁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務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臣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臣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百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之則越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師古曰風讀曰諷以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師古曰風讀曰諷以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曰師古曰重不德師古曰重是曰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

夫曰眇眇之身託于王師古曰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明太平師古曰

巨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師古曰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使中大夫師古曰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師古曰意曰今者大王曰發屯臨越事上書陞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師古曰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師古曰之所重出也師古曰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師古曰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巨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印師古曰印讀曰治師古曰印讀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師古曰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今者邊又言閩王師古曰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師古曰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師古曰相并有司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師古曰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故遣兩將屯於境上師古曰

侵奪也音人羊反

如淳曰王之所言貌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貌遠也言不可及也貌音武卓反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讀曰響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農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華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臣報盛德閩王召入

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臣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臣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兄顯也前謂日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臣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于容反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音之壻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石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臣春秋對毋臣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于容反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加淳曰舊法當使承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音灼曰最凡要也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廷尉張湯爭臣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日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誦音一候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日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日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曰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日疲上使買臣難

訕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

曰飲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日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古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召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後死以害之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呂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棊法曰塞白乘五至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棊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召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呂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才戟弓劍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疆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敵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言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穰鉏筆挺相撻

擊師古曰穰摩田之器也筆馬槌也槌大杖也穰音憂筆音之累反槌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然而盜賊猶有者師古曰有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

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誅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

客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曰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

古主兵之官有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殺氣也振整旅眾也獨音先淺反

軍陳用兵之法

器所資故於此特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

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

重難也

衛青

諸侯王子

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敝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端反又音誰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日結怨

深讐不足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日為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竟而略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

矢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承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曰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饑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三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偃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乘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日師古曰數責也數音

所具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上大怒呂為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呂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呂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

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與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臣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漢書卷之四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師古曰以救敝呂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呂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觀示之使其慕欲也觀欲天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呂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師古曰瞻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末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師古曰微要末也音工堯反呂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偏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師古曰浸漸也及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師古曰浸漸也教失而偽

偽采淫泰非所已範民之道也

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

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

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師古曰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

師古曰伯讀曰霸音音正衡反以下並同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眾之多也從音子容反

介胄生

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已為鍾虞

師古曰虞懸鍾者也解在貝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復

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己為更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

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

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

諛者眾

師古曰調古諂字

曰聞其美章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已北

攻疆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已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

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已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

一官之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長也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葳州建城邑張

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音如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反非所已巨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日鉅列城數十形束壤

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非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仁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

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

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

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葭葭音加正朔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任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陽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二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微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葬之郊宮謂

秦時及後上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也此天之所以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

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曰應緝熙服虔曰首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春茅為藉也孟康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鵬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鵬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

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曰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解要音一遙反斯拱而歎之耳師古曰拱

手而待之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符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

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言其即至

言其即至

言其即至

言其即至

言其即至

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腐熾

火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效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

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

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

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

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

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已并給二郡邪將執

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

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迺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

也而直矯作威福已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

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子許也將幸誅不加欲已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

偃窮誦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

士步入關關吏予軍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製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

繻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還當曰

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

行郡國所見便宜曰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雷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呂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丹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

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

曰解釋頌歌之意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綵之麗

密師古曰純綵也謂織為縵帛之麗絲纊之密也一說純綵不雜絲也羹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

曰吟音含師古曰稊即今之熬米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頤猶反不足也累音力端反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

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其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主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音博也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

作貌也師古曰如說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槩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澆而內水是以矻音口骨反

也淬音越砥斂其矦音曰曰砥百出南昌故曰越也千內反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師古曰剝截也

音之亮反又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彗帶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旦孟

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音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音灼曰靶音霸雨響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

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躅於蔽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

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温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燠音乃短反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伯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迹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

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肥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明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臣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師古曰人臣間也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王而虜縛鬻以五年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販牛解在鄆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

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

得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濼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濼狎也汗也言敝與濼汗不章

顯也師古曰濼音先列反離疏釋躋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贊曰以繩為躋也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

蒺秋陰蟚蛄出巨陰孟康曰蟚蛄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蟚蛄甲患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又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商同字本作僕後從首耳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夫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益章明也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工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變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曰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音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

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已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頃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翺翺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執

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叩誠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嘘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嘘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寧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

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

孰無事爲之猶賢也突今之圍碁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辟如也音許吏反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

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

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

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

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

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巨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

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人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

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各開音工莫反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巨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者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二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按師古曰按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

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即也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比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

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立曰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云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

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謂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巨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

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圓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師古曰璠瑁文甲也璠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往者羌軍言之暴師

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曰少府

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曰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已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

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為

當擊丞相于定國曰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曰上費用三萬萬餘尚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
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曰相贍又曰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
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曰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

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辭大夫張晏曰瘡也辭廣德為御史大夫師

古曰瘡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

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

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

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黃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曰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榮

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

鄒鄒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白之上迺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

語岡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整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

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也言魯

以靖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

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

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

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帥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

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呂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

呂千數

師古曰衛行賣也鬻亦賣也衛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

之節也鉦音正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列次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

鞭

也音

捷若

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

廉若鮑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已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已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已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曰為騎謂之騶騎

曰上已若曹無

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

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

數家射覆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今闔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置守宮盃下射之皆

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曰器養之食曰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曰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已以開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

而對曰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臣已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蝮蜥蜴蜥蜴蝮蝮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蜴音余赤

反蝮音榮蝮音原蝮音鳥典反蜥音珍

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

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音滑稽解在

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寶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婁敷也

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敷音敷錢之敷婁敷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婁敷戴器也

類林療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敷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葛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敷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蓋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
衛婁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上令倡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暑音瓜酌之酌

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裘之納也師古曰咄叱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

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

者鳥哺穀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雛音口豆反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

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擾亞狝呲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楛黎之

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

狝呲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窮者

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

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

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臣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

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音灼曰宮各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說者乃言為在鄂非也在鄂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也

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呂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呂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呂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呂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呂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稭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

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楊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呂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呂東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觀也戒備非常也微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

宣曲呂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呂為道遠勞苦

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

舉籍阿城呂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呂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呂東宜春呂西

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呂為上林苑屬之南

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呂償鄠杜之民師古

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呂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呂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呂為苑何必

蓋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呂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呂東商雒呂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城也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呂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呂謂之陸海也秦之所呂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呂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呂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

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基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呂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

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從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疇非所呂彊國富人也夫設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呂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

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

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

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玉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于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呂公主于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
屬音之欲反

於是為之垂涕歎

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

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

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

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

召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

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

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愛

者莫若酒臣朔所曰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曰止哀也愚不

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効不敬有詔

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特復為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

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小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

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

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曰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

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

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

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

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

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

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也一曰身挾也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曰師古曰呂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

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師古曰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足下何不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有萩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甲所在上

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直獻此園

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賣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已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道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實賜又所食之邑人其種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呂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碎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

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士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不當請帝臨其家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賞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呂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踐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也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之往也董君緣幘

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已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者也鞞即今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

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蹙鞠劔客輻湊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呂人臣

師古曰說讀曰悅

師古曰說讀曰悅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呂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曰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已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呂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

出於戶蓋曰楊門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曰略慶父死而魯國全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曰略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呂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不用柔韋言儉率也呂韋帶劔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呂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已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呂道德為麗呂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呂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絲也罽織毛也即

毼毼之屬宮人簪璫瑁垂珠璣師古曰璫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占藁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

呂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呂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呂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笑戲

也談笑謂謝諫發言可笑也該音恢其下該謂談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干偽反上呂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呂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言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呂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

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弁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呂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

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呂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大常師古曰呂有文學故為大常也而應劭曰呂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呂為大常此說非也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呂有勇力契為鴻臚

應劭曰商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商同字本作契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呂其直

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齊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

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呂其巧仲山甫為光祿音灼曰光祿主三

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

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諡曰惠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

魚邦有道如矢遠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孔父為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

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曰羽林為之髮正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

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兩齒牙樹頰胥師古曰頰肉曰胥音改吐脣吻擢項

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雕尻師古曰雕脣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稱透也偶旅曲

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

曰澹古贈字也贈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

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已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武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

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已自慰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智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巳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已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呂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

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出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呂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呂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我同敏勉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領維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讓之聲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

也冕而前旒所呂蔽明黻纁充耳所呂塞聰如淳曰黻音土苟反謂呂至為填用黻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黻黃色也纁縣也呂黃縣為九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璫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璫之縣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故朔引此言也士有自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曰筦闕天曰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米矣反瓢音平搖反

曰

建撞鐘

文穎曰謂臺之也師古曰音唐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時而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駒駒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齧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甘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且語辭

今曰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曰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曰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

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木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曰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

吳王曰可

曰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

先生曰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可乎

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

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鼓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曰與言上道也

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

師古曰閔病也

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

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曰此罪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瑀瑒刻鏤之好曰納其心

師古曰瑀瑒

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地國家為虛

師古曰地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虛

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序次子傳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

師古

口說讀曰悅

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干反

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

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

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

相薦去凡危坐而聽

師古曰相薦席

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

師古曰閒讀曰

閑開也發憤畢誠

師古曰圖謀畫計也

上曰安主體下曰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曰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呂正其身推恩

呂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呂仁為本呂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呂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呂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始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呂

子貧民無產業者開內城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

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鳳

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呂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

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呂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音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呂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皆非實事也

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已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已上

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已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覆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已

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已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已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西川宅鳳蘭氏闕而商道 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

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

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

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釐反汛音

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

西守已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南宮侯臣瓚曰茂陵中書封南宮侯表亦作命師古曰南宮亦作後再已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已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

後入歲遂代石慶為師古曰督謂察視也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已蓋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
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
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
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已贖子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
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主私通師古曰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
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家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

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不知其始所已進征

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

興美田已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之不貨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迺已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使內郡自省作車師古曰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急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下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已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獄已正於

理其已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已待天下

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已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晉灼曰東海縣

兵入丞相府屈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曰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

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曰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曰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

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師古曰京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庫兵命少

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也皆曰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

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大鴻臚商丘成

初漢節純赤師古曰純赤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曰相別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承相斬之法也大夫何曰擅

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

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孟康曰秬音姪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呂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

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呂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懸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

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呂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呂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

郎師古曰高廟衛侯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

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

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旨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旨得為相也使者曰

旨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

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言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也曰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

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已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議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以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大守宣帝時已虎牙將軍擊匈

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己為國家

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

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已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

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

逐捕盜賊已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已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錕也欲斬人皆伏於錕上也錕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願殺生之柄威震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願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已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已明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曉假之貸音上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

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反張音竹亮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

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已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椽

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已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稱之耳莽本已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

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

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已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言病也病一曰已病而後告也已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已聞蒼延年皆封敞已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

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

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師古曰敞遠從東箱還從東箱師古曰敞遠也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

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去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師古曰敞音於粉反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

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粉反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呂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暉為平

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師古曰償音於粉反不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

郎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者召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效效師古曰放音斧往反暉為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呂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繒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其疾病休謁洗沐皆呂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

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呂分宗族

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呂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憚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

已者必欲害之呂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卒呂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

面見受詔副帝隸柁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柁侯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柁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

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

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自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

如淳曰所曰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猶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解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

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

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歟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不來憚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滅

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憚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

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

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

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已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証之也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辭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頴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也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

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

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曰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掩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掩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

之致也音之後之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曰獲爵位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曰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復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復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然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各子曰蓋各言爾志故師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曰此時有所建明曰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自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

也祿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曰夷滅不足曰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曰忘憂

小人全軀說曰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曰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曰給公上師古曰充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師古曰無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燠也無音步交
反燠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
鳥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
百畝百輸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
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
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
是日也拂衣而喜

奮袂低印頓足起舞誠淫
師古曰袂古衣袖字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
謂為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而粟師古曰粟雖雅知憚者猶隨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

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
尚何稱譽之有
聖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
故道不同不相為

得巨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西河魏士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
漂音匹遙反擊音丁
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
父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頴曰昆
夷之地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或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
豈隨安定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
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
方當盛漢
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
言子當自勉厲

多與我言也
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
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

杜侯師古曰
杜延年
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俾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
刀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

騶馬獲佐成上書告憚
如淳曰騶馬曰
主狼馬也
有佐名成者

駙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
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障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
處斷其罪
要斬妻子
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

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
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

前漢六十六

尉章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遠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蓋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師古曰燕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已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開

讀曰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呂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曲背也俛音方主反常兩吏

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已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

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屢

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呂高弟人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

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已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呂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

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草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候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已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已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已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曰鐵為之錯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作作劇若又彼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書約敕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咸三公子

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已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子後竟

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

辜權財物師古曰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

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案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已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呂憂死

鄭弘字樛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樛古樛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

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呂高弟入為

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

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

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曰為此廼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曰

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

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

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

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

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曰矯

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曼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

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

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

呂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祭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

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呂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馬氏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曰吾欲羸葬呂反吾真師古曰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呂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

曰重難也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猶賀之係承嗣者名也祁侯與

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

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

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

吾是已羸葬將已矯世也

師古曰正曲曰矯

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已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

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

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

師古曰言見發掘也

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

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已華衆厚葬已鬲真

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已云然

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

師古

曰塊音口對反

裹已幣帛鬲已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絲讀與由同

管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蕭為緘

服虔曰窆音歛歛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

續字也續小棺也蕭葛蔓也一曰蕭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蕭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

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

師古曰亂絕也故

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

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

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

惑於戲吾不為也

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

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已尉薦走卒甚得其心

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

舉籍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已為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

師古曰約束也

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

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已威衆誅惡已禁邪今監御史公

穿軍垣呂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呂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呂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

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

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呂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呂下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

行不可言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呂斬昧死呂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注上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呂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

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

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

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宅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

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

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呂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

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呂

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永嘉上封事師古曰

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

也上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百六百石秩
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曰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
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謀也柄臣執權之官
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
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
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復稱雲師古曰復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
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
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聲音于私反抗首

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

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

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

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

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呂為言也

丞故云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呂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

咸雲獄滅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

昌侯張禹呂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履其事但主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龍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呂

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已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制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

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于比干紂之諸父皆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各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

呂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

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

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

可呂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呂我為吏乎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

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

飲藥遺言呂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家壙裁容椁也為

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

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

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

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道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

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呂將為大將軍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

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已赴闕廷自衽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安王緣間而起所呂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呂眾賢聚於本朝

師古曰木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

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呂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井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相公

不逆欲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鸞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繇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

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呂升

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懣音滿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哀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呂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偽桀指世陳政言成文

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音居也音反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已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

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而呂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

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呂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

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

謂之駁欲呂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呂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

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綠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閒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呂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呂來天下

呂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呂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井

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

宜言大不敬曰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

爭孝元皇帝擢之曰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曰言為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

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曰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

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

命外戚之權日曰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曰來日食

地震曰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

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漢興曰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曰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

曰魁柄師古曰曰斗為喻也手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曰為宜建

三統封孔子之世曰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

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曰戶牖之間謂之辰言負辰也法坐正坐也
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
師古曰此臣寢所呂不安食所呂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省察也

聞存人所呂自立也壅人所呂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
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

絕三統滅天道是呂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了嬰所謂

壅人呂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顓帝堯之後於舜帝禹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始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畱在宋者於孔子為祀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

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

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呂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別金縢之書執書呂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孔

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

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

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
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
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
衡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

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曰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師古曰顛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

曰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言懼莽章欲因對其答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躡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戶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師說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懸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曰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

行中庸也猶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闇無識者也猶音工豫反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

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

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

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祭之

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

不為方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

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西漢書卷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